西夏書事

西夏書事卷二十三

青浦 吳廣成西齋 纂

熙寧四年遼咸雍七年 夏天賜禮盛國慶二年春正月築囉兀城延安河東兵來攻敗之鐵冶溝

梁乙埋聞中國立更戍法分置陝西五路四十二將謀大舉乃築城于撫寧故縣北之滴水崖崖石峭拔高十餘丈下臨無定河謂之囉兀城以扼橫山衝要延州左騏驥使折繼世與知青澗城种諤謀曰橫山之衆盡欲歸漢大兵若出界取囉兀河

南地可奄有也謂言于宣撫使韓縝議由綏德進兵攻囉兀創建六砦以通麟府包地數百里則鄜延河東有輔車之勢足以制夏國令謂以所部兵二萬出無定河諸將皆受節制謂趣河東兵先趨銀州乙埋集衆鐵冶溝邀擊之河東兵大潰寧州團練使劉闐親自殿後率銳騎搏戰飛矢徹體不少卻乃解

范育奏議昨聞宣撫使發麟府軍馬出界過鐵冶川盡日行狹隘中若遇數百人則隻輪不返幸乘虛驟進夏不及計故得完師然既過之後夏即以殿師爲備諸將許威吉等卻由陝西界回兵與宋史劉闐傳異

附宋史呂公弼傳韓絳宣撫秦晉將取囉兀城令河東發兵趨神堂新路公弼曰夏必設伏待吾永和關雖迴遠可安行無患乃由永和既而新路援兵果遇伏又折克行傳秦兵討夏詔張世矩將河外軍與克行俱克行率所部前驅西酋啐保吳良以萬騎躡之度半隘克行縱擊大破之殺啐保吳良按新路援兵未知是克行一軍否紀傳不詳

都樞密使哆臘戰于馬戶川敗績棄囉兀城走

哆臘聞种諤將至率鈐轄十三人引兵三千屯囉兀城北馬戶川諤令前部高永能六千騎迎之哆臘五戰不利率殘衆走保立賞平堅壁不出諤遣以婦人衣三襲濟遺呂眞率千人躡其後會大風塵起哆臘望見驚曰漢兵大至矣衆潰悉棄城走諤以部衆修築其城後賜名嗣武砦魏泰東軒筆錄种諤取綏州建綏德城據無定河連野雞谷謀復橫山朝廷責其擅兵尋黜罷熙寧五年韓絳以宰相撫陝西復取前議遂自綏州以北築賓谷砦正東築吳堡將城銀川會抽沙不可築而罷遂建囉兀城欲通河東路與宋史种諤傳異

二月遣使請援于遼遼人許以兵助

囉兀之失國中點兵不集遣使遼國乞援遼主許

發腹裡兵三十萬助之于是國中氣復振

攻撫寧堡破之

初种諤兵出囉兀首領訛革都啰據賞逋嶺拒戰

大敗諤遂築永樂賞逋二砦又遣都監燕達趙璞

冒雪築撫寧故城功甫畢梁乙埋聚十二監軍司

兵攻之燕達駐囉兀折繼世高永能駐細浮圖相

去咫尺兵勢尚完諤在綏德欲作書招之戰怖不

能下筆乙埋見無援急攻撫寧陷之

進圍順寧砦

夏騎萬餘半伏濠外知保安軍景思立不審衆寡迫諸將出戰遇伏皆敗圍數日人心危懼城中娼李姓得梁氏陰事甚悉自請退敵登陴掀衣抗駡盡發梁氏私城下叢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醜兵士悉掩耳恐得罪託言糧匱解圍退

三月復囉兀城

初中國以囉兀偏梁險隘難于餽餉遣李評張景

憲往援未至而城被圍梁乙埋獲鎭武都頭崔達語之曰汝語城中使速降當授汝爵祿達諾之致之危梯下瞰城中猝呼曰賊少糧且盡將去宜堅守乙埋怒醢之圍不解神宗下詔棄囉兀燕達以戍卒護輜重歸乙埋遣兵邀擊殆盡　王安石曰陝西一路戶口可敵一夏國以四夏國之衆當一夏國又以天下財力助之其勢欲掃除宜甚易然不能使夏國畏服向以君臣強武今其君幼弱其臣不過親暱闒冗之人而終不能制之豈非將帥

無勝算而處之不得其當哉
按宋之議兵事者輒以計苟安弭邊患爲便故种諤之取綏州城囉兀無不犯言路之爭然綏州屬銀夏之衝囉兀乃横山之要兩險並據西夏國勢已危种諤爭之豈爲失策獨惜其能守綏德不救撫寧遂致諸堡分崩朝廷震動將已成之業爲賫盜之資諤罪無可逃而神宗下詔棄之亦無策甚矣
銀州將香崖爭荒堆砦敗于吐渾河以其衆降

种諤城囉兀令河東亦修荒堆三泉諸砦相爲連接荒堆去夏界才數十里香崖以數萬衆爭之擊敗慶州指使王文諒巡徼兵已而鄜府都監王文郁大軍至香崖伏兵吐渾河側以待戰不勝夜遣人持劍約降文郁許之詰旦與偕行半道崖部忽譟而起文郁縱兵奮擊追奔二十里泥首降者二千人

附宋史王舉元傳知永興軍慶州軍亂夏人連兵屯境上舉元使二裨將以千人扼要害三日

夏兵不得進乃去攷神宗御集是年司馬光知永興軍二月王廣淵代之四月因慶卒亂改授郭逵舉元知軍事尚在治平中已爲劉庠等劾罷疑傳有誤

夏五月遣使至綏德城議和

夏用事臣罔萌訛結明愛數勸梁氏犯邊撫寧之役雖復諸堡而囉兀城外三百里閭廬井焚棄老少流離已廢春耕又絕歲賜財力並絀罔萌訛以韓道喜之執與梁乙埋不和藉部以告環州种診

詔遣使諭有能捡此二人及同謀首領獻者賜予
無所吝于是國中疑貳韋州監軍司牒環州請和
乙埋亦遣人至綏德見知城折克雋言國主欲得
綏州和好如舊環慶鄜延兩路以聞
請降問罪詔書
中國沿邊諸路聞夏國請和放行和市而于內投
蕃部夏人若在界首呌呼或順便交還或逐回被
殺樞密院言夏國款塞前此惟在延州順寧砦
諸處各與通語言互市易恐彼此參差有失事機

神宗下詔戒飭詔未至環州种診已回牒韋州許以和好于是梁氏又遣人言乞朝廷先降問罪詔書方敢以罪狀表上

秋八月遣使賀遼天安節

夏使與中國使兵部郎中楚建中陝西轉運使沈起同至廷見時兩使者位著相等起爭曰夏使陪臣爾豈得與王人齒獨升東朝夏使不敢並

九月表乞綏州

梁氏頻稱款塞輒以虛聲搖邊神宗諭環慶等州

不須遣人回答如西人再至令往順寧砦依故例

經軍北巡檢轉報于是衆氏遣大使阿泥嵬名科

榮副使吕寧焦文貴由延州入貢奉表乞綏州畧

云臣近承邊報仰荷睿慈起勝殘去殺之心示繼

好息民之意人神胥悅海宇歡呼感戴誠深忭躍

曷已恭惟皇帝陛下深窮聖慮遠察邊情念兹執

戟之勞恤彼交兵之苦俾登衽席無傷累世之休

和載戢干戈益見天心之惻隱况此綏州族居歲

久悉懷戀土之私積憤情深終是爭心之本乞施

命令早賜報移得遂嗣襲之封永奉嚴凝之德竚使枕戈之士翻爲秉耒之人頓肅疆埸重清烽堠顧惟幼稚敢替先盟翹企中宸願依舊約貢珍贄賨豈憚于逾沙向日傾心爾堅于述職乃學士景詢詞也神宗詔答曰昨覽邊臣所奏以夏國去秋自絕朝廷深入環慶路殺掠熟戶侵逼城砦須至舉兵入討朕爲人父母亟令班師毋得窮武今國主遣使通款欲繼舊好休兵息民此意甚善所言綏州前已降詔更不令夏國交割塞門安遠二砦

綏州更不給還今復何議已令鄜延路經畧司定立綏德城界至其外諸路並依漢蕃住坐耕收界至立封堠掘濠塹內外各認地分樵牧耕種彼此毋得侵軼俟定界畢別進誓表迴頒誓詔恩賜如舊

冬十月陝西河東路復禁私市

自兵寇綏德後緣邊和市久絕而蕃族與陝西河東諸路猶多私販是時神宗以方議通和苟私販不絕必無成就之理命逐路經畧司申禁之

十二月鈐轄結勝自麟州歸

結勝饒武勇麟州將王文郁畧地至開光州勝力屈請降補供奉官梁乙埋殺其愛女羈管其家口勝謀竄歸事覺神宗下詔縱之給以口養路費命經畧司牒宥州于界首交割

熙寧五年遼咸雍八年夏天賜禮盛國慶三年春正月梁氏以女請歸于西蕃董氈子藺逋比

西蕃大首領董氈有子藺逋比初娶于甘州回鶻環慶之役董氈使率兵侵夏有功授錦州刺史梁

氏久畏其强欲與之和及聞王韶降青唐將復河湟吐蕃諸部勢蹙遣人請以愛女爲藺逋比妻董氊許之

按自古兩國和親有請婚有乞婚未有以女請歸者以女請歸幾同獻女矣斥書梁氏醜之也

附李氏長編邈川城主郢成溫納支力足敵董氊董氊與夏國結親遣兵援送必過邈川溫納支素與董爲仇今夏董合婚已孤立其間必被攻襲明告夏國曰如此我必歸漢又遣人至熙

河經畧司王韶處訴其事韶請以利害說董氈令與夏國絶婚上從之攷湯思退哲宗實錄回鶻夏國皆以女妻藺逋比養子阿里骨爲董氈嗣悉取二妻又長編董氈于熙寧九年二月以旗號蕃字至洮疊州誘脇順漢部族爲寇是當日絶婚之議不行也

掠綏德城

無定河東滿堂鐵笳等平地土膏腴夏人賴以爲國自中國城綏德不得耕種者數年梁氏表請于

城北退二十里爲界中國未之許數遣人馬入綏德抄掠牧放鄜延經畧司以奉旨通和不敢追擊請牒宥州詰之

三月遣使議綏德界至

梁氏移牒延州言中國自不肯立滿堂平等界本國除綏州外向有封堠濠塹無須更定朝議以前退二十里折之梁氏遣首領洋芭凌與折克雋言前議于中間立堠開濠未嘗約二十里也克雋責以失信使不能對

河東路縱俘戶還

神宗既縱結勝下詔自去秋所獲夏國人口令各路委官就便取問如願歸者悉任之于是河東經畧司劉庠條具姓名人支絲絹二疋小兒半之即于麟州界上遣回

夏四月鄜延路使來召定界至

夏國邊界東接麟豐西鄰秦鳳中間犬牙相錯綿繞幾二千里神宗以夏國表辭漸順欲乘此明立界限遣鹽鐵判官張穆之至鄜延與夏人會議穆

之以前有議事官幾為夏人所獲令保安軍北巡
檢張藻召宥州首領至本軍議首領不赴

五月復鬧訛礓石二堡

鬧訛礓石毗連自李復圭生事後中國蕃漢襍耕
其地梁氏屢表乞還請于見今蕃漢住坐立界中
國初牒宥州言無人拘占此地既知牒誤神宗令
知慶州王廣淵給還之

蕃官浪斡臧嵬來降

臧嵬西蕃部族向居鬧訛礓石地及二堡歸夏移

居近裡熟戶部內粱乙埋使人誘之遂降

六月歸降蕃鬼逋等七十七人于環慶

初粱氏以銀綵招降荔原堡熟戶鬼逋等七十七人王安石奏議夏國止送百餘逃人來歸而中國人人情皆有憐夏國之心武怒之氣爲之衰沮其數與此異是時欲求和執送環慶經畧司以聞李氏長編云鬼逋即臧鬼王安石有奏給臧鬼田數不知其名何以不同故司馬光日記鬼逋等其十七戶其兩戶乃新招到會經體問不願歸者其十五戶乃治平間所招不經體問者與臧鬼異

按鬼逋等皆中國罪人也捕之則動干戈棄之則費詞說粱氏執送藉以求和以視上請章獻

方物意較誠矣故書歸以嘉其事之正書七十七人以著其數之多

附

范百祿誌趙禼墓知延州時嘗于六月遣曲珍呂眞分巡東西路鈐轄李聏曰敵覺盛夏來耶宜罷之以待防秋禼笑不答夏人方以四萬衆自間道取綏州至啰班崖遇珍以爲知其謀惶駭亟戰呂眞繼至敵敗走俘斬千餘據李氏長編云啰班崖事他書不見又疑夏已通和或無此事不然當在去年耳

秋七月定綏德界至

仍以距綏德城界二十里爲界與中國各立封堠

置守把

遣使入貢

故事夏使館于都亭西驛夏人久不朝貢驛中條

制繁亂承用者無所適從神宗命集賢校理章惇

修定之

兒嵬名浪遇都統軍徙之下治

國中權擅者三人梁乙埋國戚居長次都羅馬尾

次咒萌訛萌訛畧知書私侍梁氏與乙埋居中用
事都羅多戰功常握兵屯塞上浪遇爲夔胥弟知
兵熟邊事譎詐時嘗執國政至是以不附諸梁罷
其官并其家屬徙之
閏七月攻西蕃武勝城與秦鳳官軍戰大敗
武勝屬吐蕃爲夏國入洮河要路梁氏用學士景
詢策謀取其地會中國建昌軍司理參軍王韶上
平戎策謂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復河湟則夏人
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靑唐不克萬一克

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西築武勝進兵洮河隴蜀諸郡皆當驚擾今喃氏種落瓜分如能并合而兼撫之則諸部皆服而夏人在吾掌握中矣神宗累擢韶秦鳳緣邊安撫使議取武勝城遣都監景思立王存以涇原兵出竹牛嶺張聲勢而已潛師由東谷趨武勝羌乙埋方遣兵攻城吐蕃將瞎藥城守將潰韶揮軍進薄夏兵出不意倉卒迎戰大敗瞎藥與大首領曲撒四王阿南珂開門遁韶進據之夏兵不能爭

八月使謝歲賜

梁氏復得歲賜遣使入謝而表不依式不設誓又不言諸路地界事神宗以爲疑久之方降答詔

九月國主生辰赦

中國以供備庫使任懷政爲生辰使既知爲任福姪以皇城使田謹代之

按生辰不悉書此何書重赦也赦爲國家鉅典故推其所由書之

冬十一月宥州移牒索武勝城

武勝守將瞎藥由河州內附授內殿崇班賜姓名包約溪乙埋令宥州牒延州言奉領盧指揮王韶城武勝招誘屬蕃乞賜還本國神宗怒曰夏人敢如此令延州回牒報之

西夏書事卷二十三終

西夏書事卷二十四

青浦　吳廣成西齋　纂

熙寧六年遼咸雍九年夏天賜禮盛國慶四年春二月掠秦州

神宗以夏國恭順詔戒邊吏毋先生事會順寧砦蕃部逃入西界蕃官劉紹龍以兵追逐刼夏人爲質梁乙埋怒偵秦州無備縱兵大掠爲都巡檢劉惟吉所敗李氏長編秦鳳經畧使言二月十三日熙河通遠軍西路蕃漢都巡檢使劉惟吉領兵策應滔山砦十六日又得臨江砦報有蕃賊攻圍惟吉即率所部赴援與賊力戰追逐過江

是惟吉之戰乃西蕃非夏國也此據宋史神宗紀

三月梁乙埋駐兵天都山謀入寇

乙埋聞王韶攻木征于河州知沿邊寡備糾集蕃衆渡河駐天都山及蘆子川側約馬銜山龕谷諸族爲援已聞韶破河州擊走木征乃撤兵退

夏五月修涼州城

梁氏以中國城武勝又復河州洮西地恐兵從西蕃入修涼州城及旁近諸砦爲守計

按書五月修城不時也

六月遣兵犯麟府
以三千騎大掠人畜而還
冬十一月獻馬請大藏經
梁氏遣使進馬請贖大藏經神宗賜經還其馬
十二月遣使如遼貢
與高麗使會
熙寧七年遼咸雍十年夏天賜禮盛國慶五年夏四月遣
兵援西蕃次結河川而還
木征居河州為王韶擊敗走投夏國引衆爭復故

地梁乙埋先以七千人伏馬銜山後大隊從結河川援之韶遣兵斷徑路直叩定羌城盡破結河川族帳討降木征夏兵遂還

五月犯劉溝堡

梁乙埋伏萬騎于黑山外令部酋以千騎犯劉溝通事舍人劉昌祚引兵二千出援夏兵僞遁昌祚追之戰不解薄暮有大酋突而前昌祚抽矢一發而殪餘衆不敢進

六月大旱

草木枯死羊馬無所食監軍司令于中國緣邊放
牧神宗詔六路經畧司嚴察漢蕃無致侵竊
秋七月誘環慶諸邊熟户來歸
中國陜西諸路旱飢緣邊蕃漢乏食梁乙埋遣人
以財物招誘熟户于是歸者甚衆
九月犯麟州敗于長城坂
麟州據河外之衝城中無井其淮沙泉在城外向
欲拓城包之而沙土善陷每夏兵圍城城中輒憂
渴死呂公弼知太原府用其僚鄧子喬計倣古拔

軸法去其沙以木炭壅土包泉築之城遂鞏固粱
乙埋遣兵踰屈野河掠塞上直攻麟州不克而退
都監王文郁自府州赴援追至長城坂夏兵返鬬
大敗盡棄所掠乃免
冬十二月故都統軍嵬名浪遇卒
浪遇廢居下治坐臥一室日訓子孫以忠義口不
言兵至是卒遺表以擢用忠良勿犯中國爲言諸
粱惡之不以聞
熙寧八年遼太康元年夏大安元年夏五月誘蕃僧李芭

氊降不果

芭氊居黃河北部族甚衆梁氏使人脇誘之洮西安撫使以聞神宗詔授三班差使本族巡檢芭氊受職遂不果降

六月以年號署牒移熙河

梁乙埋遣人于通遠軍境上理索逃背人戶及所失牛羊中國邊吏不應梁氏令監軍錫碩訛則牒熙河稱蕃部偷刼人畜投入漢界累索不與請高太尉王團練赴三岔堡與訛迪駙馬會議尾署大

安元年熙河以聞神宗以夏國久禀正朔今妄稱年號邉越生事令鄜延經畧使移牒宥州詰問宋史夏國傳係此事于三月茲從李氏長編

按夏自建國改元止稱境內未有顯行中國者有之惟曩霄告稱帝及上嫚書二事然其時尚與中國敵未足異也今三世稱臣表奉正朔乃自署年號公牒邉臣非即驁桀之性易肆難馴之一證歟

寇天聖砦

乙埋聲言攻天聖故徘徊不即進以誤邊將期會涇原將禮賓使劉仲武諜得的期請于涇帥帥不信但留一將與仲武俱夏兵果如期至仲武力拒乃退

秋七月請通和市

國中自絕市販財用日乏梁氏由麟州申請神宗令鬻銅錫以市馬其織縞與急須之物仍禁

冬十月保泰軍統軍禹藏花麻以兵事入報

花麻嘗疑邊境有謀遣酋長撒蠏等十四人入塞

賣馬覘之爲德順砦所獲知渭州蔡延慶曰彼疑故來覘若執之是成其疑也估價馬直遣還花麻心德之王韶城武勝常恐夏兵來爭軍中一日數驚花麻密以蕃字文報無他韶因遺以金帛使伺國中動靜是時遣弟諸爾入告乙埋點集人馬謀掠沿邊熟戶丁家等族神宗詔熙河經畧使高遵裕優賜之

十一月毁麟府界堠

麟府沿邊界堠累年不加培飾中國邊臣不牒會

宥州遂與脩治監軍司心疑遣人推毀之戍兵不
能禁

十二月遣騎刼歸漢蕃族于沿邊

初神宗以夏國納款諭邊臣不得招納西界蕃族
而歸漢者日衆梁氏遣騎沿路燒刼治平砦蕃官
訛節探得以聞

熙寧九年遼太康二年夏大安二年春正月國主始親政
以兵犯麟府

秉常時年十六懼中國兵入界用梁乙埋言點集

人騎出入麟府二州間以示兵威

按秉常親政首務窮兵深信姧謀罔知國計異
時魁柄旁落宜其位置任人也

二月屬蕃溫溪心請內附不果

溪心溫訥支弟同居邈川爲蕃部都巡檢向受夏
國俸給遣使熙河請舉族內附經略使高遵裕以
聞神宗以夏主親政之始不許招接已而右廂首
領耀汝楚美以下三十餘人乞納土歸順亦不受

三月遼使來告哀

遼仁懿皇太后崩使來告哀幷賜遺物

夏四月梁乙埋使民耕綏德城生地

自綏德城立封堠分疆至外有兩不耕生地永爲隔界梁乙埋使民漸侵佔之鄜延經畧司牒宥州問故不報

按斥名書使歸罪于乙埋也

五月遣使如遼弔祭

遼主詢夏國事宜使者以國主親政告

六月謀取熙河兵不果出

秉常以涇原民杜貴盜馬令宥州牒責旣聞宗哥首領鬼章入寇五牟谷亦點集十二萬衆謀取熙河以六萬拒中國兵來路以六萬攻二州城志在必取已諜者從邈川回言中國不納溫溪心等降兵不出

按此夏人謀取熙河之始熙河爲夏人必爭之地自木征內附無日不切鯨吞茲以中國不納降人集兵而止是猶有報德之思焉書不果出予之也

秋八月環州慕家族請降

初環州蕃官慕恩慕化歎立邊功中國賜賚優渥恩等沒後族衆益繁向背不一時有數族欲投夏國請發人馬接應緣邊首領密申衙頭以聞

熙寧十年遼太康三年夏大安三年春二月築講宗城

秉常愚闇未悉誓詔明文梁乙埋勸于講宗嶺廣聚材木創築城堡地與環慶路相邇經畧司恐致邊患請令保安軍移牒詰問

夏五月梁兀乙執環慶誘降人且爲柔遠守將孫貴

發兵來攻六月遣使入告

兀乙乙埋族子部落最盛環慶經畧使高遵裕遣

蕃部且烏兵馬監押王顧潛至帳下偵事乘間誘

兀乙降兀乙執且烏顧走還告柔遠砦主孫貴貴

同巡檢胡承德發兵臨界索且烏縱火焚新和市

秉常遣使入告神宗責降遵裕等有差

按書誘降罪環慶也是時夏國在順逆之間邊

臣布德意以懷柔之庶欲逞不得耳間使入國

計誘重臣豈中國體乎乃復肆兵縱火夏不乘

隙入侵僅遣使入奏是未失事大之禮也據事

書其義自見

秋八月慶州熟戶來侵

慶州西谷砦與夏國連界其熟戶乘蕃族無備入界殺奪人馬環慶經畧司隱其事反以夏人侵入漢界射傷熟戶爲辭移牒宥州詰問

按順寧砦主田璟言邊事之作未有不由熟戶者平時入西界盜孳畜人戶及夏人理索御反稱西人入漢爲盜邊臣或未悉彼情或妄希功

賞增飾事端更致誅殺無辜以挑邊釁觀此言知宋室西邊之禍未可專爲夏人咎也

附曾布日錄十月癸卯詔麟州蕃官高世忠李保忠各遷一官以河東安撫使韓絳言世忠等捕殺西賊不失期會故也攷李氏長編及夏國傳是年夏人未嘗犯河東日錄不知何據又宋史劉紹能傳熙寧中敗夏人于破囉川策功爲最是事年月亦無攷

元豐元年遼太康四年夏大安四年春三月遣諜嵬心入

邊被誅遂執熙州蕃戶兀勝以歸

初秉常誘邊民劉勃怡作奸細偵中國虛實事覺

被誅已遣蕃戶鬼心入環州匿于熟戶吹㗊家聲

言點兵大集先攻環慶爲邏者所獲經畧司根究

得實又誅之秉常怒縱兵入熙河執珠𣏌族蕃戶

兀勝等數人歸囚于地牢經五日放還

夏四月立熙河封堠

秉常遣人于熙河界內掘坑畫十字立草封爲堠

都總管孫㒟臣以聞神宗令鄜延路移牒戒約之

五月獲河東刺事人賫允

賫允麟州銀城砦熟戶入界偵事獲之已而逃歸

六月宥州牒鄜延路請禁侵耕

麟州屈最浪木瓜鋪諸處向爲中國廢地自熙寧八年後居民頗事墾闢夏蕃部攙之不得指爲侵耕生地訴于監軍司監軍司以聞秉常令宥州移牒鄜延請禁之

秋八月以兵掠鄜延不克

秋稼大稔梁乙埋屯千騎于大會平將取之鄜延

都監高禾能揀精騎突擊夏衆驚潰鈐轄二人被
獲乙埋令曰有能得高六宅者賞金與身等禾能
其族祖文岯以綏州降者也
冬十月賜時服使趙戩至附書以謝
故事受中國給賜必遣使賫表謝時閤門祇候趙
戩押賜仲冬時服至秉常以蕃書附之入謝戩輙
收接神宗詔毀其書令開封府劾戩罪
按書附書謝著無禮也夏雖小邦無禮何以立
國秉常舉動輕率後日聽李清謀歸宋已見于

此

十一月請重定邊界

初宥州請中國禁麟府耕地神宗令邊民不得違禁而詔西人巡馬亦宜悉依舊處過住鄜延經畧使吕惠卿牒諭宥州以馬五匹易取所擄人民宥州回牒言請遣官與本國邊臣重將蘇御帶分立文字依理識認悉毀所耕地然後將本界前後逃背捉殺人馬于界首交會神宗不許

十二月河東使來議豐州耕地

河東豐州舊有屬蕃保聚自曩霄入寇掠以西來永安保寧三砦外盡成曠土兩界久以生地互爭河東守王崇拯與首領議以沙河爲界委官標量合耕地各三十頃頃各有畔于是豐州界至乃明

元豐二年（遼太康五年）夏大安五年春二月遣蕃戶昌甯詐降于鄜延被誅

秉常所遣刺事人屢爲中國捕誅乃使昌甯詐爲投順中國授以田宅宥州伴以牒索神宗不許甯潛與蕃部蘇咒等要結刺探邊事以報久之事露

爲鄜延經畧司所誅

三月獲麟府官軍呂重等尋歸之

秉常以麟府耕地未定命蕃部見中國邊民輒射殺之重等巡視其地俱被獲經畧司遣人來索始放歸

秋七月侵綏德城

秉常以中國誅昌箾聚兵大垂坑侵綏德城高承能擊之走還

八月掠大會平

梁乙埋謀自滿堂川寇大會平殺掠防田人馬夏人哆都同蕃部吹唛結入報鄜延都監李浦率兵追逐乙埋乃出塞宋史夏國傳二年六月夏人自滿堂川入大會平兵官李浦等追逐出塞神宗紀二年八月丙申夏人寇綏德都監李浦敗之傳紀不合

冬十一月移牒河東請交會人戶

梁乙埋遣蕃官張靈州奴僞爲漢人入邊偵事爲邏原游兵所獲乃移牒河東言以所擄漢界諸邊人馬與本國被捉人馬交換經畧司以聞神宗許之

元豐三年遼太康六年夏大安六年春正月復行漢禮

秉常連次犯邊每得漢人輒訪以中國制度心竊好之乃下令國中悉去蕃儀復行漢禮諸臣阿梁氏者皆言不便梁乙埋與其叔母亦相繼勸秉常不聽

按此夏國廢亂之由昔程明道云治道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事而言救之必須變所謂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夏之行漢禮非變乎然後日卒以致亂良由秉常年少輔之不得

其人故也豈禮階之厲哉

二月謀攻邈川

秉常以西蕃董氊復臣中國受西平節度使職遣衆謀襲邈川已聞其城主溫訥支郢成已遣阿令京款塞乃撤兵還阿令京溫溪心弟也

夏四月遣使進奉皇太后山陵

使人至已後期神宗令先至永昭陵設祭然後詣闕奉慰

秋七月築撒逋宗城以窺河州

河州界黃河之南洮河之西與涼州接壤梁乙埋謀取之集兵萬人與築撒逋宗城以扼要害西與首領禹藏結逋藥蕃部弁鞠以驛書入告神宗命熙河經畧多備兵馬禁止之

九月犯當川堡

梁乙埋以二萬騎圍熙河當川堡高永能率千人赴援猝與遇夏衆見其勢弱聚圍之永能依險結陣且鬬且卻令後騎揚塵若援軍至者夏兵驚懼解圍

冬十一月返環州田

夏境與環州犬牙相錯當中國秋穫時夏人必縱兵侵掠其田多棄勿墾遂據之知慶州俞充檄所部以時耕植蕃家族山夷及叛戶入西者三百爲衞又遣將張守約耀兵塞上夏人懼乃返其田

西夏書事卷二十四終

西夏書事卷二十五

青浦　吳廣成西齋　纂

元豐四年遼太康七年夏大安七年春二月以計間鄜延將劉紹能

紹能世爲諸族巡檢忠勇第一秉常嘗以計招誘并其副李德平告拒不應乃設疑間之邊臣以聞神宗手詔云紹能戰功最多爲夏國所畏欲害之耳紹能捧詔感泣不已

三月月犯東井

入于鉞

將軍李清謀以河南地內附梁氏殺之

秉常以愛行漢禮爲梁氏所惡梁乙埋等皆不悅

將軍秦人李清說秉常以河南地歸宋秉常從之

將使入奏梁氏知其事與幸臣罔萌訛謀置酒誘

清執而殺之王氏東都事畧云李將軍者爲秉常誘漢娼婦樂人梁氏執殺之與宋史

夏國傳異

按清本秦人入夏之由史不可攷然能不忘故

國說其主籍土歸朝事雖未成志則可取書官

書殺皆子之也

梁氏幽其主秉常復視國事

梁氏既殺李清幽秉常于興州之木砦距故宮五里許种諤奏議西夏國母屢止秉常不行漢禮秉常不從有梁相公者與其叔母亦相繼勸既而秉常爲李將軍激怨欲謀殺梁相公與叔母事露梁相公與叔母共謀置酒召秉常醉後被害其妻子及從者數百人俱遭屠戮與宋史夏國傳異令乙埋與罔萌訛等聚集人馬斬斷河梁不通音耗于是秉常舊時親黨及近上用事諸酋各擁兵自固乙埋數出銀牌招諭不從國內大亂

按秉常梁氏子書幽其主絕梁氏于秉常也秉常誤聽清言殺清絕之于事已定梁氏必幽之而奪其政直藉以行其私耳豈眞爲宗社計哉書復視國事誅其心也

夏四月環州來索叛蕃執還之

慕家族首領迎逋黠狠難制與梁乙埋謀數縱兵侵掠知環州張守約走馬承直陛中勒兵與戰擒之及其黨三十六人餘衆二百遁匿夏國守約駐兵境上檄取不還居數日韋州監軍都啰盡械以

獻斬于環州市此事見張守約及俞充傳不得其時據秦鳳爲俞充子次皐作紀在三年四月而神宗御集環慶經畧司奏張守約所到慕家族背叛首領頭級并招降三千餘人歸族住坐乃四年四月十九日

五月統軍禹藏花麻移文熙州請討梁氏花麻素不悦梁氏見秉常失位移文熙州稱夏國母子不協殺其重臣上下洶洶若發兵來討請舉族以應神宗詔知州苗授諭使人云諸路探報夏國變亂所說不一今河南北阻隔人情去就爾次第寫一文字計會因厚賫遣還

六月保安軍移牒來詰

鄜延總管种諤奏秉常被囚宜興師問罪神宗召諤入對諤大言曰秉常孺子往持其臂而來耳神宗壯之決意西討命宣州宣慶使李憲爲經制使出熙河行營經畧使高遵裕出環慶副總管劉昌祚出涇原簽書經畧使事內侍王中正出河東諤出鄜延先令保安軍以經畧司命牒宥州曰夏國世世稱藩朝廷時與歲賜比年以來遵奉誓詔謹修職貢恩義甚至今聞國主爲强臣所制不能專

命國事亦未能懸測存亡今朝廷將差降賜生日
及仲冬國信使入界未審至時何人承受及本國
見今何人主領請速具報以須聞達蓋以嘗夏國
應答之辭也梁氏不報

秋七月太白晝見

經天行識者指爲兵象

以兵襲西蕃西囉谷

西囉谷西蕃斫龍城所屬在守巴堡南梁氏以國
中內亂恐西蕃窺其隙令三頭項人直抵西囉谷

刼制蕃部西平節度使董氊使養子阿里骨率兵擊之斬三百級降百二十三人

八月遣使至綏德索降人

初中國下詔招納西人頗多降附酋長或下令禁止或遏之違徙使不得近邊蕃部訛麥等十餘人家屬百口潛從大理河北內投梁氏令人數至綏德索之种諤帥所部駐綏德城外遣諸將招接降人乙埋盛兵決戰不勝

遂犯臨川堡

乙埋復以二萬餘衆渡無定河攻臨川堡走馬承
受楊元孫力戰拒之
復掠豐州
執弓箭手沈輿等數人河東經畧司請移牒理索
神宗以業已兵討更勿行牒命降敕榜招諭夏國
曰睠茲西夏保有舊封爰自近世以來尤謹奉藩
之職恐奸臣之擅命致弱主之被囚迨移問其端
倪輒自墮于信約暴驅兵衆直犯塞防在神理之
莫容固人情之共憤方切拯民之念宜興問罪之

師已遣將臣諸道並進其先在夏國主并嵬名諸部族同心之人並許軍前拔身自歸及其餘首領能相率效順共誅國仇隨功大小爵祿賞賜各倍常科仍許依舊土地坐住子孫世世常享安樂其或抗拒天兵九族並誅無赦葢天道助順必致萬靈之歸王師有征更無千里之敵咨爾士庶久罹困殘共堅向化之心咸適更生之路敢稽朕命後悔何追

禹藏花麻走興慶府部酋訛勃哆等以西使城降于

熙河經制使李憲

禹藏花麻聞李憲出熙河已與西蕃首領洛施軍篤橋阿公等將兵入境宋史董氊傳以王師討夏遣酋長抹征等率三萬人赴党龍耳江及隴珠珂諾與官軍會與神宗紀異率所部出戰佯敗西走訛勃哆等三人及首領厮都囉潘二十餘人兵萬餘舉西使城降乙埋遺兵數萬出女遮谷援之知城已失登山逆戰大敗退伏壘中半夜潛走

李憲兵破龕谷九月入蘭州

女遮之敗殘卒退保龕谷龕谷城堅多窖積夏人

號爲御莊閻李憲兵至戍守奔潰憲發窖取穀及弓箭之類進兵取蘭州令新順首領巴令謁三族分所部攻撒逋宗城破之遂上言蘭州古城東西約六百餘步南北約三百步距西使城約百五十餘里將至金城有天澗五六重僅通人馬自夏人敗衂之後所至部落皆降今招納已多請築城建帥府以固羌夏之心䴊宗從之敗築方興夏人隔河而營憲令死士絕河斫之遂引退

按昔人謂蘭州控河爲險隔閡羌戎自漢以來

河西雄郡金城爲最豈非以介居戎夏俶繫隴右安危哉晉元康後河隴多事金城左右歲無寧宇隋唐盛時驅逐河湟未嘗不以蘭州爲要害廣德以後州沒吐蕃而西涼不復爲王土大中間雖嘗收復亦僅羈縻宋興蘭州不入職方至是憲始復之築城以建帥府後元祐初夏人求復此地朝議欲割以畀之孫路言自通遠至熙州總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城蘭州然後可以捍蔽若捐以與敵則一道危矣

穆衍言蘭州棄則熙州危熙州危則關中震動唐失河湟西邊一有震動驚及京師今若委蘭州悔將何及遂不果棄夏人卒無以逞則憲城蘭州斷西界之要衝壯北門之鎖鑰正不得以人而廢其功也

遣梁永能帥師援米脂砦敗績冬十月米脂守將令介訛遇以城降石州亦不守

梁氏聞漢兵四出分遣諸監司兵委大帥梁永能總領拒之永能析作三溜一以當戰一以旁伏一

以候漢兵營壘未定伺隙突擊又于通道塹絕山谷設爲阻險守備甚謹及中國師期屢改丞能屯禦久不得一戰使人持嫚書投鄜延境上潛之种諤遂率本部及畿內七將兵九萬三千出綏德路攻米脂甫三日丞能兵八萬赴援諤張左右翼奮擊丞能大敗兵士相蹈藉于無定河水爲不流城中將令介訛遇猶堅守諤密遣諜說降奈壁守將衣以文錦導行城下訛遇乃出降獻戎樂四十二人諤送之京師進圍石州州將棄積年文案簿書

器械引衆遁李氏長編石州屬河東舊兼嵐隰為一路又合三州置巡檢使三朝兩朝史地理志皆不載陷賊年月不知何故賊棄而去攷夏自有石州監軍司此必非河東之石州也

清遠軍守將嵬名訛咒降于環慶經畧使高遵裕遵裕取韋州

清遠扼羣山之口當靈門之衝咸平中繼遷攻陷之垂八十年李氏墳墓在焉遵裕將步騎八萬七千出環州洪德砦循白馬川直逼城下嵬名訛咒知不敵舉城降遵裕入據之宋史神宗紀元豐四年十月庚午環慶行營經畧使高遵裕復通遠軍薛氏通鑑因之而續綱目則書清遠攷宋制地入西夏者概不列職方

地理志熙寧五年以秦州古渭砦爲通遠軍遵裕傳熙寧中命知通遠軍是通遠未沒西夏者惟清遠在今慶陽府環縣北遵裕出慶州趨進抵韋州靈武爲必由之道當以續綱目爲是

州已空城遵裕令勿毁官寺民舍以示招懐

梁乙能遣兵攻德靖砦

乙能從米脂敗後知德靖弓箭手盡隨种諤自東路出界乃潛遣兵從西路入犯德靖知延州沈括以兵拒卻之

按是時官軍屢捷夏宜自守不暇乃潛師以襲德靖則知列城之下力非不足特誘使深入以

攻不備耳宋之諸將不能破其詐謀預防餉道致有後日之潰眞無識哉

夏州知州索九思遁鄜延經畧副使种諤據之遂破銀州

樞密使都按官麻與首領女吃哆等七人米脂之戰爲种諤所擒諤以其熟知興靈道路糧窖所在及十二監軍司兵數使補三班借職與蕃官劉艮保麻乜訛賞爲軍前鄉導抵夏州九思已遁夏州宋史作貢州蓋字誤也諤入城留一宿率兵趨銀州遣官麻等

以利害說守將降之又使部將曲珍領兵通渠水安定等堡夏兵禦之不勝至蒲桃山反鬬又敗于是諸路皆斂兵退保

宥州潰河東兵入屠之

先是王中正獻策言涇原環慶會兵取靈州進擣興州麟府鄜延先會夏州取懷州渡河會興州及所部河東兵六萬出麟州禡辭言臣中正代皇帝親征纔行數里即奏已入夏境屯白草平九日始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遂繼

种諤趨夏州糧糗不繼月餘始抵宥州守城兵棄城走河北城中所遺殘敝五百餘家中正入而屠之夏兵千騎屯城西左村澤保守窖粟中正擊敗之皆棄窖走

遣兵拒李憲軍敗于高川石峽憲至天都山盡焚南牟諸宮殿

梁氏聞蘭州破令民盡起諸路窖粟悉衆走高川石峽據險以待及憲兵至拒戰而敗憲兵進取屈吳山營于打囉城川側酋豪禹藏郢成四率旺家

族大首領六人并蕃部及毋妻三十餘人各賚銅印告身請降憲令鄖成四隨軍行由天都山趨南牟城

神宗舊錄憲城蘭州夏人營于隔河憲募死士夜斫之旦輒引去憲語諸將曰賊盛兵而來不戰而去必有謀也彼見吾具舟筏聲言渡河欲入涼州必引兵由會州渡盤泊設伏于鐵牟山將掩吾師吾弟行入其策中必可有功行次努札山獲生口問之果然乃先設伏于北山下賊以輕兵來戰吾師佯走賊縱躡之伏發賊之先鋒殲焉斬千餘級會天大霧戰不解又追斬二千餘級引兵乘勝上天都山迫南牟會與新錄異

南牟國主游幸處內建七殿極壯麗府庫官舍皆備憲入悉焚之酋首嵬名統軍仁多唆丁引衆爭之喪失甚多

遣使乞援于遼

遼國數年來歲常三四以拜禮佛塔爲名假道與州窺覦徑路梁氏患之至是恐其夾攻遣使貢䭾馬結好因告宋肇兵端志在盪夷西北乞賜應援復潛兵襲順寧不克遂棄浮圖城及吳堡義合諸砦夏兵屢敗殘卒緣路嘯聚殺掠行人道路梗塞梁氏令萬騎招集潰散合圍順寧官軍欲閉壁入保沈括謂示弱驕敵非策也使前鋒將李達以三千人出城具十萬人食又使騎將焦思耀兵綏德城

僉曰大軍且至夏衆懼而退于是浮圖城及吴堡
等砦戍卒皆空壁散
都統軍梁乙埋以大軍扼磨哆隘與涇原副總管劉
昌祚戰敗績十一月靈州被圍
梁氏聽諜者言知環慶涇原合兵擇利進取環慶
路阻橫山必從涇原取葫蘆大川出塞故悉河南
之甲以支涇原劉昌祚率本路蕃漢兵五萬入界
距堪哥平十五里乙埋督十萬衆扼磨哆隘以
拒昌祚先遣牌子軍渡葫蘆河決戰逿䟣閃爍振

以醫璟夏士馬驚潰遂失隘口乙埋督親軍復戰又敗奔二十里大首領沒囉臥沙監軍使梁格嵬等被殺乙埋姪訖多埋等二十二人悉爲所俘喪失二千餘級及銅印一官軍次賞哆口口有二道一北出黛黛嶺一西北出鳴沙州路稍迂然係積粟所國人謂之御倉昌祚乘勝取之得窖粟百萬進薄靈州城中惟僧道數百人昌祚先鋒奪門幾入高遵裕害其功馳使止之乃按甲勿攻遵裕至仁多嵬丁率數萬衆赴援前鋒羌酋乘白馬奮馳

突陣爲昌祚驍將郭成所斬官軍爭發神臂弓昌祚又自出陣射之蹉丁中矢走宋史昌祚傳云昌祚矢出百步外夏人以爲神持歸事之失器甲無算遵裕益忌昌祚盡奪其兵自將攻城軍中無攻具亦無知其法者遵裕令採木爲之皆細小不可用令人周呼城上曰何不速降城上應曰我未嘗叛亦未嘗戰何謂降也孔平仲談苑云遵裕圍靈州州城甚堅莫有守者吾師營漠中治攻具西人約降遵裕信之駐軍五日不進故敵得爲備與長編異

按夏人以一方之力應五路之師橫山勁羌不

敵一戰靈州距清遠不三百里城中惟倚道數百居之知環州張守約請裹十日糧爲擣虛計果若此則靈州可復靈州復則興州可得銀夏等州皆可守矣諸將功幾成而失之遵裕之罪可勝誅哉

礓砟砦蕃官香都舉砦內附

梁氏遣人追礓砟砦兵三千餘人入衛香都乘戍卒單弱盡焚本砦樓櫓與妻屈名舉砦內降環慶經畧司令副將傅諫收其地遣兵戍之

遣兵襲涇原饋運于鳴沙州鄜延軍潰復決河灌環

慶軍遂解靈州圍

初諸路兵不勝梁氏問計于廷臣諸將咸請戰一

老將獨曰不須拒之但堅壁淸野縱其深入聚勁

兵與靈而以輕騎抄其餽運諸軍無食可不戰困

也梁氏從之盡調十二監軍司及龕谷桃堆諸砦

精兵十餘萬並駐興州要害以爲捍衛已聞靈州

被圍种諤自黑水降橫河平人戶破石堡城駐軍

夏州索家平候糧運乃遣兵于淸遠軍韋州烽火

平諸處把截又以兵潛至鳴沙州李憲曰鳴沙距鎮戎軍熙寧砦四百餘里西扼靈州北臨大河中間天都山會州城皆有蕃族保護掩擊涇原總兵魯福彭孫護餉兵三戰盡奪之誇衆次鹽州會大雪以無食先潰入塞者纔三萬人王中正由奈王井至牛心亭糧亦盡士卒死亡已二萬亦退歸遵裕圍靈州方十八日梁氏令人決黃河七級渠水灌其營軍士凍溺死盧秉言靈州河水圍城官軍去城一里累土囊成隄約二丈靈州城高三丈盡以氈裹水沃之大軍糧盡人皆四散蕃漢兵投靈州者甚衆與宋史夏國傳異餘萬三千人走免

涇原軍毀逐之至韋州而還

高遵裕既敗將吏任成俞平等戰死劉昌祚以涇原兵毀後渡葫蘆河昌祚手劒坐水上待衆濟然後行夏衆追及揮騎攻擊昌祚力戰累日抵韋州士衆爭入砦夏師乘之大潰李憲大兵至滿丁川嵬名統軍復以衆禦憲擊敗之既聞諸軍潰亦引歸　司馬光曰是役也卒疲食盡失亡甚多夏人知中國兵力所至自此益有輕慢之心

按西夏道途險阨自熙寧砦經磨哆口至兜嶺

皆大川通車無礙自嶺以北多山少水輜重難行故大兵未出識者憂之乃李憲兵至龕谷言掘御莊窖粟數萬劉昌祚于鳴沙州得積穀百萬巾子岌粟豆萬斛草萬束种諤取米脂亦稱收藏粟萬九千五百餘石取德靜鎮收七里平粟十萬石繼獲降人阿牛兒引發桃堆平積窖密排遠近約可走馬一直所得又不下數百萬何以時未三月遽稱糧匱諸路潰還噫嘻資糧于敵自古難之況以憲諤等言誕而夸兵行鮮

序宜其入夏人數中也

西夏書事卷二十五終